第七十八卷

珍寶部

金

唾金　金牛　金蛇

馬蹄金　証金

銀

白金　黄銀

藏銀　王四老　盗銀

錢

青蚨　泉布　錢星

錢甕　古錢　俸錢
通神錢　捨錢　溺錢
鬬錢　様錢

銅

入土入水　銅臭　銅盆

鐵

産鐵　鐵腸　鑌鐵

珠

龍珠蛟珠　火齊　馬價珠
美珠　寶珠　亾三珠

還珠　青泥珠　綴冠珠
水珠　蜈蚣珠　額珠
探珠

卷七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珍寶部一

金

雩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舟子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紙載過崖下此人遺唾船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舟子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視船上唾悉是黃金　述異記

秦淮牛渚津水極深洞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為鏁絆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三十里名黃金潭莫測

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
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走釣人被駭牛因奮身躍
而還潭鎻乃將盡釣人以刀斧斫得數尺潭瀨以此𦗟
名 括異志
唐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出遊階庭間光彩
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
者以聞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
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
實不知得自何處因覩頷下有阿麼字上蹶然曰果不
失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遂命取玻瓈連環繫于

玉蕤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以蕤能啗蛇也杜陽襍編

京師兵士闞喜以年老觧軍籍爲販夫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庭晩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若聞木杪呼小兒繼有應者呼者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鳴妄聞耳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坐此代汝汝當爲我饋食妻慧人也伺其時至應荅聲

畢遽曰旣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
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拾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
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
此馬蹄金以所坐敗簟覆盖瓜籃共舁而歸僅行百步
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募擔脚挈取張氏訝其倉
皇如許發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
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洎坐
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兒復應曰喏妻曰再以
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
去矣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

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何爲幸館於吾門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益富由此

逸史搜奇

明永樂文皇帝崇信二教使修武當山徵張三丰命道士建羅天大醮道心尤篤上一日宴坐文樓見雲際一物冉冉下逝則羽衣黃冠士也鶴駕翩翩駐欄楯外上問何人答曰臣上帝侍臣以明年春建白玉殿召臣爲陛下索紫金梁一枝其長二丈某月某日來取言訖杳然西方而逝上召群臣問之衆言此必真人安有人而鶴遊空駐者侍即夏原吉獨不信曰此幻術也天之蒼

蒼積氣所爲寧有白玉爲殿而金其梁之理即使有之
上帝當示人以儉不應以侈至是上狐疑未决居數日
又見此羽士乗鶴而降曰梁不爲鑄以臣爲誑乎上帝
震怒將遣雷神下擊薄示小警上深謝未遑又翻然而
沒已而雷擊謹身殿上大懼亟命工範金爲梁而内庫
黄金不足乃令天下里甲各出金五錢凡半年金集使
鼓鑄成梁而夏公終不以爲然上聞之笑曰卿儒者泥
常之見耳兩度鶴降豈皆誣罔原吉不敢言已而梁告
成奏表天曹復見道人乗鶴至上曰梁當與女何以攜
去答曰不難叱二鶴啣之而去原吉又以爲妄乃審使

人察之原吉戒以天下金殆盡至金賤處則其所窟穴抵陝西華山下果有人售黃金者其值甚賤乃隨之至山其人躍升三峰如履平地使者不能及乃令道士賫狗血攀緪以升見六七方士方共斵金見人即起沃之以血不中皆飛身而去但持半梁還上始悔悟而嘆原吉之有識 廣艷異編

銀

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爲二物 猗覺寮

唐本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爲器辟惡乃爲瑞

物始知黄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列羅十甕中悉是餅銀采
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家僕竊三餅
歸發看有大蛇蟠之而死其夜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
三餅即日顯戮備視則奴死銀在矣王歆始興記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
後當大荒雖爾慎莫賣宅也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
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
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
果止亭中妻遂賫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

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嘆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知吉凶者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觔盛以青甖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搜神記

王四老者鏹貫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手門叱之其媪問焉此故人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媪曰嘻翁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詬辱之乎翁曰善即呼太入飯

與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費則子貧在膏肓耳太感激用以貿米獲利半之數月至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勵行命偕族子持千金販木荆南一夕散步月下見一舡自遠浮至其行如飛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尾三寸而去漫置于槖中明旦啟行至山東假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行于庭際見簷下一舡實鈌二處二花若新潛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邪主人翁坐窓下聞其言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哉太益駭曰翁何以知余翁大驚嘆呼其妻及兒婦曰吾主至矣當具壺觴其妻倏起營辦

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言宿於嘗禮意周洽質
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留飲又明日告去翁留愈堅午
晏次一少年下蹇置一囊拜曰至京謁王老云張太商
楚中阻于江已報登陸回則必令相造翁笑指太曰已
在此矣顧謂客曰此兒子爲張君入京奉候乃虛勞往
返因屏人語太曰老夫所以留吾子者非他賴神天之
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釭即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
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是以敬依神旨専令相覔豈
意茲辰遂見君子舉一囊還之不少減元額太初辭翁
因不許乃焚香祝拜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爲贈太曰

此違天矣吾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媼計造餅五十枚枚
置金一兩明旦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
子持漿餉田停轡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
回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攜詣田所示其夫夫
曰近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爲壽今得此餅汝并二雞饋
若翁且乞銀五兩以甦夏天力作之苦婦如其言造父
家正掘銀老翁也僅數言後出雞餅陳子堂愕然問所
自女曰路人所遺翁與媼已嘆其異女白壻言貧居力
作乞少貲以給勞翁笑曰人與爾五十金不受顧求假
乃公耶女不諭翁曰餅中銀吾以還遂親戚者乞漿之子

是也女胡辭爲出餅示女女蝗曰安有是取兒手中餅擘之空如也翁媼悉駭問之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間得之酒甕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歎曰彼不受而吾強贈此徒受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智力能回哉因助女十金而遣之[redacted]

錢

青蚨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於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即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先用子者即母歸用母即子歸如此輪環不已搜神記

泉布皆錢也以其流行如泉故曰泉以其布于民間故曰布司馬溫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米百姓無錢而官必要錢 六臣註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中晉書天文志曰北落師門西北有十星曰天錢 荊楚歲時記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採薪爲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於是推正以石搘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欹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稽神錄

岑文本避暑山亭忽有報上清童子元寳衣淺服青衣
曰此上清五銖服出門不見伺之東行數步於墻院下
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古墓中得古錢一枚文本
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寳錢之文也 博異志
鬫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
掾堂上後常舉家患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
錢三十萬寄掾鬫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喜取錢盡
還之孫祖唯言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
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 先賢傳
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寃獄久不決及公判度支期以旬

日平旦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三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吏禁之次日於盥洗處又一帖奉錢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幽閑鼓吹

京輦自黃巢退後脩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錢納錢三十萬貫助脩朱雀門上又詔重脩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種新鐘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搥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如數入寺　玉泉子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公募人漉出兩辮不得衆以錢損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詬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乃取之獨異志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鑷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貴耳集　檜在相位顧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之見錢市廛大開府尹以聞檜

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翼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天中記

銅

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緑瑩在人間者紫褐而朱班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黒者凡辨古彝器夏款嵌以金商欵質素周欵雕巧以纖古敦卣以丹砂鳫班爲尚今以滲古須古文爲尚古器尚大今器尚小 玄覽

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何如鈞對曰人盡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過不受而走豈爲孝乎鈞曰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慙而止今嘲富者亦曰銅臭 釋常談

門村朱家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初不以爲異後有農墾田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于市朱因得之以合盆影不差毫厘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 華夷考

鐵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産一鐵

楚王命鏌邪鑄爲雙劒 列士傳

楚王與群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狻兎三日而獲之其腸是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異苑

鑌鐵出西番面上有旋螺花者有芝蔴雪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礬礬之其花則見價值過于銀古云識鐵強如識銀假造者是黒花宜細驗刀子有三絕大金水總管刀一也西番鸂鶒木靶二也韃靼樺皮鞘三也嘗有鑌鐵剪刀一把製作極巧外起花鍍金裏面嵌銀回回字者 夷門廣牘

珠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仝雅

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走母綠者是稗史

青珠兒出西番諸國色青如翠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者顔色好者直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但夾石粉青有油煙及色老者價低土番回鶻國珠兒顔色不甚好多似好靛石或云灰塵迷眼以珠兒拂之則明也

春秋吴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憂而釋之○戰國時張丑爲質然于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

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而王不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刳子之腹反子之腸矣吾且就死子之腸亦且寸絶矣境吏恐而放之太平御覽

汝南李敬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後漢書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殁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

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沓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倘宅窆不爲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彦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代醉編

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珠大類栂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縱視目不蹔捨如是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欲買珠耶胡云果若見賣當

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酬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之腿肉中還西國僧尋聞奏則天勅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　廣異記

咸陽獄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爲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

往楊州收債途次陳留宿于旅邸夜聞諸胡鬬寶攝衣
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
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云若能至此
當有金帛相荅今往楊州取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
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
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忭飲樂十日方始求市因問士
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羣大笑云何辱此珠
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群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
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鐺煎
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

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固執不與後
數日復持珠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
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
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
女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
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
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既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
所煎醍醐塗船當得便風還家悉如其言大胡竟不知
所之[redacted]

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

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物閱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僧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酬直居數日賈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酬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直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

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喏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後行軍每苦渴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冷流泛而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柳州種甘棠有光夜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異物集吏卒碎柱乃大蜈公長亘柱腦中得珠大如鵞卵圓瑩光彩 夷堅續志

洪州胡氏子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少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刀漸豐足鄉里咸異之一日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江岸險絕截流而渡船勢抵岸沙擢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

有物因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賫之還家他日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是精神耗減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錄異

金陵人楊參以叅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析之得人若且暝湯飲之活曰我郡邑村民與某某業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蟄亦弗覺腹饑因龍自舐其脊涎亦舐之遂不

饑但瀾漪味苦甚而縛褁其身成毬迷冥且死雷動龍起舞青旻問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急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盖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繩一詢得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獄成以聞于朝棄市殺人至沉海底寃且絕矣乃乘龍登天而直造訟庭身有入翼冢且三尺矣由是而觀二人竟死平地海底豈死人地哉耳談增

劉氏鴻書卷七十之八

第七十九卷

珍寶部二 玉

于闐國 玉虎 玉馬

玉枕 玉人 玉魚

玉辟邪 玉環 玉帶

璧

寄璧 迈璧

玻瓈 韜靺 猫睛 水晶 珊瑚

出南蕃 玉京夫人 如酒色

千年氷化 身大枝多

寶璫 玳瑁 蠟子

一鐵璫 白多黑少 一錢十萬

琥珀 瑪瑙

楓木之精 惡鬼之血 錦江合子

寶母 鶴頂 犀角

加至千萬 魚頂魫 栗紋栗明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鷹嘴香 砂磧明 鷹鶻糞中

三代珍瑞 相承寶重

佛鉢 骨黃 古物 古鑄

千斛不滿　雜烹之名　信愛古物
三代器

卷七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珍寶部二

玉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温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生器物白色爲上黃色碧色亦貴更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有瑕玷皺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温潤者價低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飡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黃玉如栗者爲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者次之碧玉其色青如藍黑者爲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次

之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少見綠玉深綠色者爲佳色淡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玉之最下者　夷門廣牘

秦始皇令蒙驁伐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巧命刻玉以爲虎虎即躍去遣邏候捕之竟不得至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閽人驚焉命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爲瑞遂建白虎殿　山堂肆考

王騰新蔡人自并州到常山眞定縣遇天大雪平地數

尺見一所雪融不積騰恠使人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咸以為異上表獻之臧榮緒著

咸熈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閹宦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頷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

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拾遺記

隋大業四年幸汾陽宮有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着大領衣冠幘詔問羣臣莫有識者崔賾對曰謹按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漢文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之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雒嶽神自見臣敢稱慶國憲家猷

唐楊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凉津沃肺也天中記

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奇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 五色線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恢復記

高麗國嘗遣使謝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

者金主曰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綱目

璧

魯郈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懽我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托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呂氏春秋

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

所洗璧即江神返璧處也水經注

珍寶襍　玻瓈　鞨靺　猫睛　水晶　珊瑚

玻瓈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晶相似器皿皆多碾雨點花兒者是眞其用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與琉璃相似夷門廣牘

鞨靺李章武與王倡往來死後李經所居見王來同寢將曙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㭊葉贈曰西岳玉京夫人所遺鞨靺寶也彙苑

猫睛出南蕃性堅黃如酒色睛活者中間一道白横搭轉側分明與猫兒眼睛一般者爲好若睛散及死而不

活者或青黑色者皆不爲奇大如指面者尤佳小者價輕宜相嵌用 波斯志

水晶古云千年氷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氷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爲佳凡器碗盞素者爲好但碾花者必有節病出處多倭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事物紺珠

珊瑚樹生大海山陽處水底海人以鐵網取之其色如銀珠鮮紅樹身高大枝柯多者爲勝但有髓眼及淡紅色者價輕此物貴賤並隨眞珠枝柯巧斷者用釘梢定鎔紅蠟粘接宜仔細看如有零碎材料每兩值價如金

寶璫　玳瑁　蠙子

寶璫出于闐國其貢使毎來必携一寶璫往反如是主客官視之一鐵璫耳葢其來道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璫者投以水頃之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夷門廣牘

玳瑁出南番大海中白多黑少價高黑班多者不爲奇有黃紫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細驗之産于南番海洋深處白多黑少者價高但黑班多者不爲奇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其地漁人常携一二獻官皆小

者耳此物狀如龜鱉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即玳瑁也取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之滚醋潑下逐片應手而落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唐敬宗寶曆元年南昌國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時上置殿内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終不竭焉寶苑

蠟子出南番西番性堅有紅蠟紫蠟亦有酒色者俱明瑩有大如指面亦有小者多儘大儘貴古云蠟重一錢價值十萬可相嵌釧鐲碗盞戒指用自然生成者好碾琢者不佳假造用藥燒成者内有氣眼波斯志

琥珀　瑪瑙

琥珀出南番西番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爲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鵞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深紅色者謂之血珀此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蟻蜂松枝者甚可愛此物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少離寸許吸映之則自然飛起假者以羊角染色爲之奇玩林

瑪瑙者乃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嶽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白堊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

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
爲丹石則瑪瑙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爲器名山藏
瑪瑙多出北方南番西番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
刀刮不動凡看碗盞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不夾石者
爲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江花者謂之錦
江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黑白相
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相間者謂之纏
絲瑪瑙此幾種皆貴有淡紅色者謂之漿水瑪瑙有紫
紅花者謂之漿斑瑪瑙有海蟄色者兒面花者皆價低
凡器物刀靶事件之類看景好碾琢工夫及紅多者爲

上古云瑪瑙無紅一世窮醉目編

寶母　鶴頂　犀角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勲戚歷任王官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執由是窮匱為士旅所擯因避亂將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中見有地氣衝上直數十丈從而尋之石澗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紋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取歸寘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録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為寳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

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
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坐于
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踰徑寸餘
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二或三悉是寶
至坐末諸胡咸笑戲謂生曰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
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于坐首禮
拜其足生初謂見謔不勝慙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
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
遂大言索百萬衆皆怒言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
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

之巳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比歸者獲厚償豈止于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致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因得財倍其先貲云廣豔異編

鶴頂出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魫紅如血故名鶴魚今用龜筒夾鶴魚魫爲梳故名鶴頂梳

犀角出南番西番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好及正透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花兒不好者但可入藥用其紋如魚子相似謂之粟紋每粟紋中有眼謂之粟明此

謂之山犀器物要滋潤粟紋綻花兒好其色黑如漆黃如粟上下相透雲頭雨足分明者爲佳有通天花紋犀備百物之形者最貴有重透者有正透者此二等亦貴有倒透者此等次之有花如椒豆班者色深又次之有黑犀無花純黑者不佳凡犀帶多有僞飾夾片及用藥染黑者最宜驗辨夷門廣牘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番禺牙儈徐審與舶王何吉羅洽密不忍分别臨岐出如鳥嘴者三枚贈審曰此鷹嘴香也價不可言當時疫於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

闔門獨免又呼爲吉羅香清異録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黒如鐵石産西域諸國往往得之河北砂磧間鷙鳥海東青所遺糞中以之鐫鏤無堅不破齊東埜語　又云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鷂打食同肉喫于腹中而土人于鷹鷂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僞于炭火中燒紅入釅醋中浸之假者踈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内擂之嚮者是也紺珠　又云生西域百丈水底磐石上如鍾乳土人沒水覓得夷門廣牘

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及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遺

玏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于玏曰三代之珍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赤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青地緑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彙苑

回回石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紅剌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鈔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其後累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貢等則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彙苑

佛鉢　骨董　古物　古鑄

佛鉢出佛樓沙國受三斗許厚可二分青玉也貧人以

少許投中卽滿富人投雖千斛不滿 象教皮編

羅浮頴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五侯鯖卽此義也後賣寶貨諸物兼備者故謂之骨董鋪董者言其總也謬稱爲古董 原始秘書

宋江夏王義恭信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箔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因話録

古鑄以蠟爲模紋細如髮勻淨分曉識文筆劃如仰瓦不深峻大小如一稍有模糊不勻淨端正者野鑄也欵

乃花紋以陽飾器皿居外而凸者乃篆字以紀工所謂
銘䰍居内而凹者三代用陰識其字凹漢用陽識其字
凸起間有凹者亦陰鑄葢陰識難鑄陽識易成但有陽
識不必辨別其斑色决非三代器也

劉氏鴻書卷七十九終

第之八十卷

器用部一

筆

養筆　三品　龍鬚友

宣城筆

墨

隃麋　龍劑香　七十枚

硯

三災石　硯作聲　滌硯

眞硯

印　鑪　鼎

壽亭侯印　博山爐　神鼎

九鼎

刀

刀神　萬人　神刀

劍

天子劍　豐城劍　神劍

藕中劍　異劍

吳鉤　矛盾

殺二子　子矛陷盾

弓箭
弓神　九年弓　神臂弓
出箭鏃
節度　庵頭
三節　觸山截水
舟
沙棠木　神舟
車
指南　馳逐車　車轄金鳳
簾

夜明簾

卷之八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器用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筆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硯以綾文蓋隔其塵養墨以豹皮囊遠其濕 文房寶飾

梁元帝爲湘東王嘗記録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管書之 萬花谷

郄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有貴

人遺金龜並枝蓝石簪咸與弟子曰可市筆三百管退亦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龍鬚志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當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類說

墨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按前漢書地志有

右扶風隃糜縣即其縣所供之墨耳近世好奇者稱墨曰隃糜楊用脩云犀渠歲暇隃糜日親 漢官儀

元帝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墨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陶家缾餘事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輙奪鄉相間抄取殆遍此一通人之一蔽也 初潭集

硯

蕭功曹文爽兼人而矜躁爲甚嘗至倉曹李郜家見欹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災文辭不擾硯二災窻几狼籍硯三災 堯山堂

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硯忽作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後果入臺輔今直閣范舍人果言頃直館於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閒范公几案上所用硯忽作數十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内喜竟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國老談苑

或謂坡公吾徃端谿爲公購硯坡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坡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坡曰真硯不損 坡集

印爐 鼎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

上時有光焰白於宮乃遣人送荆門軍關侯祠中光恠遂絶淳熈四年玉泉寺僧將獻東宮印巳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不復獻 雲谷雜記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一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重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晨興見發清煙此香爐也語其處得之 集異記

黃帝之治天下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山上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

仰望黃帝旣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
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子華子史記
周赧王八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惠公患之以告顏率
率曰大王勿憂臣請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秦
爲無道欲帥師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自計與秦不
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重寶也願大王
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秦兵罷
齊將取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
之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
九鼎不識何途而致之齊王曰將寄徑於梁率曰不可

夫梁之君臣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曰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謀之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率曰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可懷挾提挈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戰國策

刀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吳喜志

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刀劍錄

蒲元性多奇思出于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

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太平御覽

釼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寓居窮谷裡有人鑄劍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曰爲天子鑄釼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曰此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刄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爲鄙器上

皇則解匕首投于爐中俄而煙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劒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逢一野人于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劒成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劒授皇上皇上賜高祖以殲三猾及天下巳定呂后藏于寶庫白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蛇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初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拾遺記

雷煥爲豐城縣令掘獄得二寶劒以西山北巖下土拭之光芒豔發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

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拭之倍益精明 晉書

劉淵族子曜嘗隱居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時變爲五色後曜遂爲胡王矣 十六國春秋

成式相識温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一丈大至合抱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劒長二尺色青無刄存不能識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酉陽雜俎

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甲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砍之不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酉陽雜俎

吳鉤　矛盾

春秋闔閭既寶莫邪復詔有善作鉤者予百金乃有貪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而成二鉤者鉤師向鉤呼二子名一吳鴻一扈稽二鉤雜於衆鉤中忽應聲雙著于父

之胷前王驚而賞之○吳鉤刀名似彎刃非劒也越絕書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䧟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所不䧟也或曰以子之矛䧟子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矛盾者本此意林

弓　箭

龍蛇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曰遠望箭之神名曰續長

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死景公

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餘于石梁 闕子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三子适遵邁並中詞科上曰洪皓身陷虜庭乃心王室三子皆中詞科忠孝之報也又李平叔云洪氏兄弟應宏詞以克敵弓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問曰此題官人知之否洪笑曰非爾所知卒曰不然我韓太尉世忠部曲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様獻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弁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主文大驚喜若神助其中焉 山堂四考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鈹而鑿骨且揳于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節度　旄頭

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虎節人節龍節度有五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孝經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問髦頭義權荅曰秦時有奇怪

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摯虞决疑要註

舟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魯般刻爲舟崑崙山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爲舟不沉 述異記

姑蘇陽山民以事之京師至張家灣附船回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求附貴人命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爲枕不覺沉鼾寢悟身乃臥草野中衣囊籍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而日猶未晡行出

官道問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出閶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但加小耳船尚沾濕探其尾則草履在焉其人大驚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耳談

車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帝乃令風后發斗機作指南車以别四方遂擒蚩尤路史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車成題千金鎰立之于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田差對曰臣聞之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

以家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平公曰善乃命左右去車

漢宣帝嘗以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所至南郡王君仲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羽翅宛然足可長尺餘守車人云金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不還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疑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直入光家至車轄上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金鳳逢此綱羅　續齊諧記

簾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
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卽宣與
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搆也有教授生通其侍
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
貴爲宰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何靳一女婢也說奇其
言卽以侍兒與生生一跳跡去旬月餘忽來言聞公爲
姚相所搆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
公主說因歷指所寶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
說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情懇

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爲上言之上感

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罷宋史

劉氏鴻書卷八十終